

## 先秦兩漢史料中的日神神話

### 與東王公信仰探述

蕭登福\*

#### 摘要

東王公，東方朔《十洲記》稱之為太真東王父，所居處為扶桑之太帝宮；六朝道書稱之為扶桑大帝東王公、東霞扶桑丹林太帝道君。扶桑是日所出之處，可見東王公的信仰，和先民早期的太陽神話有關。日（太陽）和月（太陰），是由陰、陽氣所成，所以東王公、西王母也成為司掌陰、陽氣之神。陰、陽氣，生天生地，為萬物之始源，所以其神格逐漸高於日月神，至西漢，東王公、西王母，成為天界男女群仙之領袖，世人登仙須先拜謁王公、王母；而漢人石刻畫像及銅鏡中，東王公、西王母常伴隨玉兔、三足鳥等象徵日月以及赤松、王喬等仙人而出現，代表二人的地位崇高。

關鍵字：東王公、扶桑、日神、三足鳥

---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教授

## 先秦兩漢史料中的日神神話

### 與東王公信仰探述

蕭登福

#### 壹、東王公信仰溯源

萬物成長靠大地，也靠太陽；太陽每日都是東邊出西邊落，人們依此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陽和人類的生活起居，息息相關。所以世界各地均有太陽神話，太陽神也成為全世界性的大神。西方學者，有人甚至認為太陽神話是一切神話的核心<sup>1</sup>。由此而衍生的神話，則為光明之神與黑暗之神的相互爭鬥。太陽代表光明，失去太陽（落日後）的夜晚，代表黑暗，於是世界各地都出現了光明和黑暗戰鬥的神話傳說。其中較顯著者，如古波斯的祆教，強調光明終將戰勝黑暗；西方基督教中耶和華和撒旦的戰爭，也是光明與黑暗之戰，《聖經》中強調耶和華是光，在祂面前毫無黑暗，而撒旦則在黑暗的地獄中。

與太陽神話同樣受到重視的，當為月亮神話。世界各國也都有月亮神話存在，中國跟月亮有關的神話，如月有十二，月中有玉兔、蟾蜍，嫦娥奔月等傳說。另外，太陽神話和月亮神話二者，在中國古代，受到氣化宇宙論的影響，被聯想到一切萬物之源的陰氣與陽氣。由道

---

<sup>1</sup> 見蕭兵《神話—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一）》頁三引英國學者弗里德利希·麥克斯·繆勒（Fridabert Max Muller, 1822-1900）學說，台北桂冠圖書公司一九九二年一月出版。

而生氣，氣分陰、陽，再由陰、陽氣而衍生萬物。至於陰、陽氣的具象代表，則為日與月；日為太陽，代表陽氣；月為太陰，代表陰氣。並由陰、陽氣，擴大為代表現象界中存在的二種不同勢力，如剛柔、男女、善惡、生滅、君民、盛衰、忠奸等等，此二勢力，相生相剋，相輔相成，互涵互變（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盛轉陽，陽盛轉陰）。並由陰陽的概念，而產生五行學說，五行為金、木、水、火、土，五者相生相剋；陰陽與五行，二者合稱陰陽五行。另外，在中國，把陰、陽氣人格化、神靈化；代表陰、陽氣之祖，萬物生化之源的神祇，則為東王公與西王母。《吳越春秋》載句踐所祀陰陽神為東皇公與西王母，道經自《太上老君中經》、葛洪《元始上真眾仙記》、《仙傳拾遺》而下，皆以東王公為陽氣之祖氣所成之先天大神，西王母為陰氣祖氣所成之神。以東王公、西王母為陰陽氣之祖，其始源則是產生於以東王公為太陽神之信仰。太陽為陽炁之精所成，東王公自然成為陽氣之祖源。

## 貳、史料及殷商卜辭中的日神信仰

道經中的東王公，住處在東方碧海中的扶桑，和原始的日神信仰有關，出於人們對日神崇拜。在中國，日神的崇拜，最早見諸史籍記載的為《尚書·堯典》：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饗納日，平秩西成。

漢·孔安國《傳》解釋上引〈堯典〉之文字云：「暘谷、嵎夷，一也。寅，敬。賓，導也。秩，分也。……饗，送也。」文中以暘谷為日出處，以昧谷為日入處。《尚書》所載，係堯舜時代祭祀日出與日落

的情形，這種祭日的科儀，在商代卜辭中仍然可見。日本·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日》第一六〇頁「王賓日」及「弗賓日」，載有數條祀日之辭，略舉於下：

卜五三五：丁子卜貞王賓日不雨。

……

南無四六七：乙卯卜…貞王賓…日。

南誠七六：癸卯…貞王…日亡尤。

人一五七六：己未…貞王…日亡（尤）。

佚八七一：乙子卜王賓日。<sup>2</sup>

以上的「賓日」，即是祭日之活動。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上冊〈殷代之天神崇拜·日神〉也列舉了商代卜辭中所見的商代帝王賓日、出日、入日等祭日活動。文云：

卜辭祭日者，始見祖庚、祖甲時。「丙子卜，即貞王賓日<sup>𠄎</sup>亡尤。」（明義士藏），賓讀為「儻」，《禮運》：「禮者，所以儻鬼神。」蓋有禮敬之意，祭名也。至廩辛、康丁時所見最多，或言賓日，「𠄎己卜，王賓日。弗賓日。」（佚八七二），或言既日：「于既日。」（粹四八五）。既亦祭名，當為<sup>𠄎</sup>省，亦即《論語·八佾》：「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之「餼」。……或言又出日：「辛未卜，又于出日。」（粹五九七）；「辛未又于出日，<sup>𠄎</sup>不用。」

<sup>2</sup>日本·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一六〇頁，台北大通書局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出版。

(粹五九八)；「辛未又于出日，𠄎不用。」(佚八六)(五一)；「丁巳卜又出日」(佚四〇七)。或言又入日：「丁巳卜，又入日」(佚四〇七)。又，亦祭名，讀為侑。或言御各日：「御各日，王受又。」(粹一二七八)。御，祭名，讀為禦，祀也。「各」即「落」，落日猶言「入日」也。或言出入日歲三牛：「出入日，歲三牛」(粹一七)。至帝口、帝辛時，亦尚有之。「貞今日口𠄎王其𠄎𠄎兩」(菁一〇'一〇)；可知殷人有祭日之禮。且于日之出入，朝夕祭之。<sup>3</sup>

胡厚宣談到和祭日相關的祭祀，有：賓日、既日、又(侑)出日、又入日、御落日等名稱；其中「賓」、「既」、「又」、「御」等，都是祭名，所祭者有日出和日落，完全和《尚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所載者相合，增加了《尚書》所記的可信度。

祭日的記載，由堯舜時代至商代，都有明文記載，這樣的習慣，也一直沿襲到周代，甚至秦代。

另外，日本·白川靜認為商代卜辭中的祭祀東母，即是祭祀日神。日本·白川靜著、王孝廉譯《中國神話》第五章〈殷王朝的神話·自然神的譜系〉一三〇頁說：

有太陽出入的祭祀，又有東母和西母之神。東母是日，西母是《大荒東經》所見『有女和月母之國』的月神，祀東母多用牛為犧牲的事，也和《史記·封禪書》所說

<sup>3</sup>見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上冊〈殷代之天神崇拜〉，301-304，台北大通書局一九七二年十月出版。

的一致。這二神後來變成了東王公、西王母二神。<sup>4</sup>

日本·白川靜著、王孝廉譯《中國神話》第六章〈異質神話的流傳·崑崙與西王母〉，一六一頁說：「西王母，是卜辭中所見，原為日神的東母、西母。」<sup>5</sup>

白川靜應是看過東母西母的相關卜辭，可惜白川靜在書中，並沒有舉出卜辭的文字內容，亦未說明出處。白川靜以東母為日神的說法，頗為近世學者所接受。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說：

甲骨文所常見「東母」，當然是日神的別名。大明生于東，代人謂之「東王公」，這與「地母」神後世訛為「社公」，同樣是由女性變為男性。我認為東王公宜是東王母傳說的變相；甲骨文所謂「東母」，決是日神。《大荒南經》：「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日的羲和，即東王母。<sup>6</sup>

東母是否為日神，筆者以為仍有爭議，羲和是否為東王母，爭議更多。今查日本·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sup>7</sup>四三三頁，約有十條「貞于東母」的記載，其中有一條兼及西母，略擇錄數則如下：

後上二三·七貞于東母三牛。

粹七七貞有于東母。

林一·二二·二貞于東母有。

後上二八·五壬申卜貞有于東母、西母若。

<sup>4</sup>白川靜著、王孝廉譯《中國神話》，台北長安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出版。

<sup>5</sup>同上註。

<sup>6</sup>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龍門聯合書局一九六一年出版。

<sup>7</sup>台北大通書局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初版。

掇一·二九七……于東母。

上引，「後上二八·五」，是指出自羅振玉《殷墟書契後編》，其文為「壬申卜貞有于東母、西母若」，涉及東母、西母，其餘島邦男所引九條，都是祭祀「東母」。東母、西母，是否和日月神有關？以卜辭中另有「出日」、「入日」、「賓日」等祭日之文看來，東母應不是祀日之祭。東母、西母，顯然指位於東西方的女性神，世界各地和太陽相關的神話傳說中，似乎未見把太陽視為女性者。白川靜視東母、西母為日月神，與中國以日為太陽（男性），月為太陰（女性）的傳統說法相違，爭議性大。

白川靜從卜辭中的東母、西母，聯想到東王公、西王母；這樣的說法，可能受到清代學者的影響。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在《山海經·大荒東經》「有女和月母之國」下註云：

女和月母，即羲和、常儀之屬也。謂之女與母者，《史記·趙世家》索隱引譙周云：「余嘗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神，謂之王父母。」據譙周斯語，此經「女和月母」之名，蓋以此也。

郝懿行以為《山海經·大荒東經》中的「女和月母」，以《山海經》本身所提及者來看，應是指「羲和、常儀」；後又引到譙周日月出入的王父母之說，顯然有日神為王父，而羲和、常儀等月神為王母之寓意。白川靜之說，可能受郝懿行注王父王母為日月神的啟發而來。但以東母為日神，則和中國古來稱日為太陽、陽為男性之說，不相吻合。筆者以為卜辭中的東母、西母，應即是司掌東、西方的兩大女神。但因東西是日月所出與所入處（日月皆出於東，入於西），其後有可能逐漸和日月神話合流，因為太陽為男性，所以東母由女性而被轉變為東王

公，以之和月神性質的西王母相對。此是後來的發展，但可以確定的，在卜辭時代的東母、西母，應是祭祀兩位女神，和日月信仰無關，卜辭中另有祭祀日月的記載。由東母而聯想到日神東君、東王父，其發展應該是在周世戰國時。

### 參、周秦兩漢典籍中的日神與東王公

日神的信仰，早在堯舜時代及商代卜辭中已有所見。殷墟卜辭中的東母、西母，雖然和日月神無關，但因其在日月所出入的東西兩方，所以後來有可能被聯想成東王公、西王母，來代表日與月。另外，《尚書·堯典》及商代卜辭所載，堯及商世有祭祀日出、日入等祭典；至周朝，這種祭日的習俗依然存在。

《國語·魯語》：

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

天子由朝日的祭日出，開始一天的行政工作，召見大臣，處理政事；傍晚時祭月，太史等天文官，開始觀察天象；太陽下山後，後宮九嬪（九御）等準備祭祀用品，然後休息。文中敘述天子一天的活動，以朝日始，以夕月終。而《史記·封禪書》也有載述齊國祀日主迎日出之記載：

「齊有八神，七曰日主，祀成山，以迎日出。」

周世除天子有祭日活動外，東王公的信仰，似乎在此時已形成。春秋末，越地已有祀東皇公、西王母的情形出現。《吳越春秋·句踐陰



謀外傳》：「(勾踐)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祀水澤於江州。」

《吳越春秋》收錄於《四庫全書·史部·載記類》，題為東漢·趙煜撰，作者雖為東漢時人，但他所收集的史料，以春秋吳、越兩國之興滅為主；在漢世，先秦所留史料尚多，如劉向《說苑》即是以周世史料所見的小故事為主，《大戴禮》、《禮記》等，也都是搜集周世相關史料，以編纂成書。上述引文的內容，祭東皇公、西王母，乃是出自謀臣文種勸勾踐所行破吳滅敵九術之第一術「尊天事鬼」，所尊祀者為陽神東王公，陰神西王母，另祀陵山為會稽，所祀水澤為江州。文種破吳九術，《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只說七術；張守節《正義》引《越絕書》為九術。《越絕書》為東漢初·袁康所撰，收錄於《四庫全書·史部·載記類》。今四庫本《越絕書·卷十二·內經九術》所載文種回答勾踐伐吳九術之次第，和《吳越春秋》同，只是未詳舉內容；可見破吳九術之說，應是據先秦載記而記述。《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各有所本而論述。因而勾踐祀東皇公、西王母為陰陽二神的記載，應屬可信。除《吳越春秋》載有陰陽二神外，《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說：

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齋，天齋，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

齊國自太公以來祀有八神，八神為：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月主、日主、四時主。齊國所祀八神中，包涵了陰陽之主與日月之主；但文中未說明所祠為何人？《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則

說出了所祀的陰陽之主為西王母與東皇公。至於日主月主，以漢世畫像磚所見，可能日神是東君（或羲和），月神為常羲（嫦娥）。

由《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祭東皇公、西王母陽陰二神，及《史記·封禪書》所述齊祀陰、陽主，這些可以說明，東王公、西王母在春秋之世，應已被視為陰陽二炁之始源，主司陰陽二炁，以生化天地；其神格似乎又高過了日、月。陰陽二神和日月間的關係密切，至陽之氣為太陽，至陰之氣為月亮，做為陰陽氣之神的東王公、西王母，自然和日月有關。《史記·卷四十三·趙世家》：「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唐·司馬貞《索隱》云：「《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常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見乎？』」

三國譙周（201年-270年）認為代地習俗以東西為陰陽所出入，尊其神稱之為王父、王母；同時也有人以為西王母是地名，並非人名。其中最可貴的是引到代地人稱呼太陽月亮所出入處的東西方為王父（東王父）、王母（西王母）；王父、王母代表陰陽與東西方。這樣的說法，可以看出東王公、西王母既是陰陽氣之神，也和日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代俗「陰陽所出入」，即是以陰陽代替日月。近人方詩銘〈西王母傳說考〉：「所謂陰陽，蓋謂月與日。其神稱王父母，是西王母當為月神；而東王公為日神也。合稱王父母。」<sup>8</sup>

陰陽和日月有關，但陰陽神並不等於日月神；上引《史記·封禪書》所述齊地祀八神，其中即包括陰主、陽主、月主、日主，顯然陰陽二神並不同於日月二神。周世的日神，以戰國屈原《九歌》所載看來，日神應是東君。《九歌》載述楚地祭日神的活動，並且將日神稱

<sup>8</sup> 《東方雜誌》四十二卷十四號，一九四六年七月台北出版。

之爲東君。

《楚辭·九歌·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洪興祖《楚辭補注》：「《博雅》：『朱明、耀靈、東君，日也。』《漢書·郊祀志》有東君。」從戰國楚地而下，至漢代，民間一直都把日神稱爲東君。而東君、朱明、耀靈，都是日神的稱號。《史記·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第五上》載漢高祖平定天下後，令「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漢代的祭祀東君，應是承襲楚俗而來。東君雖是日神，但駕車的日御則是羲和，《楚辭·離騷》說：

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文中談到「令羲和弭節」、「前望舒使先驅兮」；東漢·王逸注：「羲和，日御也。望舒，月御也。」羲和其人，據《山海經·大荒南經》所說，是十日之母，是女性，而東君其神格則應是男性，操弧善射。所以如據屈原《楚辭》〈九歌〉及〈離騷〉所見看來，戰國時楚地的日神爲東君，日御爲羲和。操弧善射的東君應是男性，而駕御日車的羲

和則為女性。

又，《楚辭·九歌·東君》中說東君「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文中的東君是青衣白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東漢王逸注：「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日為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歷來注疏也都把天狼比喻成貪殘，但筆者疑天狼可能和天狗食日說有關，狼與狗相近；天狗食日，東君射退之。

中國的日神善射，相對的，在西方神話中也有日神以光箭，射破黑暗的說法<sup>9</sup>。東君善射的神格，後來似乎被挪移到后羿身上，后羿射日、射天狼、射大風、十鳥等，西漢·劉安《淮南子·本經篇》說，堯時十日並出，「猥猶、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猥猶；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西漢·焦贛《易林》載羿射天狼、十鳥等等<sup>10</sup>，似乎是沿襲日神東君照破黑暗、射天狼、破除邪穢等神格而來。但后羿不僅承襲東君的射天狼而已，也射殺了日神所轄的九個太陽，又似乎具備了反日神的神格。

另外，先秦史料中，值得注意者，為《山海經》中諸多關於日出、日落及日神神話的敘述。《山海經·大荒東經》所載日月所出，或日所

<sup>9</sup> 蕭兵《神話》第一章十八頁至十九頁，舉了印度《羅摩衍那》後篇羅怙族英雄以弓箭向前，好像太陽驅除黑暗。古波斯莪默·伽亞謨《魯拜集》說太陽燦爛金箭，射中蘇丹的高領。北歐夏天太陽神伐利（Vali）以象徵陽光的箭，射殺代表黑暗的霍獨爾（Hodur）。

<sup>10</sup> 《四庫全書》刊本焦贛《焦氏易林·卷一·履之第十》：「〈履〉：十鳥俱飛，羿射九雌，雄得獨全，雖驚不危。」焦贛《焦氏易林·卷二·噬嗑之第二十一》：「〈旅〉：羿張烏號，彀射天狼；趙國雄勇，敗於滎陽。」焦贛《焦氏易林·卷二·剝之第二十三》：「〈大壯〉：夷羿所射，發輒有獲，雙鳧俱得，利

出之山，有六：大言山、合虛山、明星山、鞠陵于天山、猗天蘇門山、壑明俊疾山。另有湯谷扶木而七。而言日月所入之山有六，皆在《大荒西經》，其六處為：豐沮玉門山、龍山、日月山、鑿鑿鉅山、常陽山、大荒山<sup>11</sup>。今略舉數則於下。

《山海經·大荒東經》：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山海經·大荒西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

《山海經·大荒西經》：

「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

《山海經·大荒西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樞也。吳姬天門，日月所入。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于頭山，名曰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噓，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山海經·大荒西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鑿鑿鉅，日月所入者。」

《山海經·大荒西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陽之山，日月所入。」

《山海經·大荒西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

以上是《山海經》所載日月所出入之山，此外，《山海經》對於扶

---

伐王國。」

<sup>11</sup> 見袁珂《山海經校釋·卷九·大荒東經》「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條下

桑及十日神話，及日中烏鳥的傳說，也多所著墨。

《山海經·海外東經》：

「(黑齒國)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山海經·大荒東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孽搖顛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有谷曰『溫源谷』。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鳥。」

《山海經·大荒南經》：

「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上引《山海經·海外東經》所說的湯谷，郭璞注：「谷中水熱也。」

《山海經·大荒東經》的溫源谷，郭璞注云：「溫源即湯谷也。」「皆載于鳥」，郭璞注云：「中有三足鳥」。湯谷亦作「暘谷」，亦名溫源谷，湯谷的得名，是因其谷為日所出，谷中水熱而名湯谷。日中有三足鳥，除《山海經·大荒東經》有載外，《楚辭·天問》：「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淮南子·精神篇》：「日中有踰鳥。」高誘注：「踰，猶蹲也。謂三足鳥。」日中有三足鳥，有十日輪流由扶桑木而昇起，這些神話，在周世都已存在。

關於十日的傳說，東漢·王充《論衡·說日篇》說：「世俗又名甲乙為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王充認為十日之說，和以甲乙至壬癸，十天干記日有關。郭璞《山海經·大荒南經》「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下注云：「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

---

注。

故言生十日，(日)數十也。」南宋·朱熹《楚辭集註》也說：「按此十日，本是自甲至癸耳，而傳者誤以為十日並出之說。」近代學者茅盾以為羲和的和日神神話相關，始於《尚書·堯典》的「出日納日」<sup>12</sup>，袁珂於《山海經校注》在「羲和生十日」此條下案語也認為「羲和生十日者，天上之日十也；猶常羲生月十二，天上之月十二也。」<sup>13</sup>古代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來記日，簡稱十日；而一年有十二月，所以訛變成天有十日（十個太陽）及十二個月亮的神話。在《山海經》中，十日之母為羲和，十二月之母為常羲（嫦娥）。《山海經·大荒西經》：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另外和十日相關的神話，則為沃焦石的傳說；此石是羿射太陽，日落海中，而成沃焦石。《莊子·秋水篇》：「尾閭泄之」下，成玄英疏云：

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闊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為閭族，故曰尾閭。海水沃著即焦，亦名沃焦也。《山海經》云：「羿射九日，落為沃焦。」

成玄英疏引《山海經》云：「羿射九日，落為沃焦。」此語不見於今本《山海經》中，當是佚失。另外太陽在一天中的運行情形，在周世似乎也已談及。《楚辭·天問》說：「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sup>12</sup> 茅盾《神話研究》第一六一至一六二頁，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

<sup>13</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大荒南經》第三八二頁，台灣里仁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出版。

屈原〈天問〉提到太陽「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似乎當時對日出於何處，落於何處，由明（日出）至晦（日落），應有所傳說。這些說法，詳載於《淮南子·天文篇》：

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  
 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舖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舂』。至于連石，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淮南子》常引先秦之文以成書，上述文字，又見引於《初學記》卷一，但「爰止其女，爰息其馬」，《初學記》引作「爰止羲和，爰息六螭」。今本《淮南子》高誘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泉，羲和至此而迴六螭。」據高誘注看來，似乎是《初學記》所引的是《淮南子》的原貌，今本已有佚失。

《淮南子》關於太陽一天中行程的說法，拿來和屈原《楚辭·天問篇》：「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相較，《淮南子》之說，顯然是在闡釋屈原的問題。《淮南子》書中的內容，有很多是沿承先秦的說法而來，如書中的大量抄襲了《文子》書的思想和文字；因而有關太陽運行的說法，當是承襲先秦之說而來。文中有「晨明」、「朏明」、「旦明」、「蚤食」、「晏食」、「隅中」、「正中」、「小還」、



「舖時」、「大還」、「高春」、「下春」、「縣車」、「黃昏」、「定昏」等名稱；後來用夜半（子時）、雞鳴（丑時）、平旦（寅時）、日出（卯時）、食時（辰時）、隅中（巳時）、日中（午時）、日昃（未時）、晡時（申時）、日入（酉時）、黃昏（戌時）、人定（亥時）等十二個名稱來稱呼十二時，也是糝雜著太陽日出日落及人們之作息來訂定十二時之名稱。

在周世，關於太陽神話的記載，除上述者外，另外，《爾雅·釋地第九》說：

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  
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  
斗極為空桐，東至日所出為大平，西至日所入為大蒙。

晉·郭璞《爾雅》注云：「孤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國，次四極者。」

《爾雅》的「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四處應是地名或國名，是最東、最西、最南、最北四地。孤竹是國名；北戶，宋·邢昺以為是「日南郡是也」。而由郭璞註語看來，日下和西王母是相對之稱，西王母屬西方之國，日下應是東方之處；《爾雅》說由此二處再往東往西走，便是日所出入的大平與大蒙。大蒙即蒙谷，或稱蒙汜。大平，應即「大言（大谷）」《山海經·大荒東經》：說「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西王母為西方，日下在東，二者接近日月所出入處，也常做為日月所出入處。而與西王母相對為文的日下，當是指東王公所在處。

以上是太陽與東王公神話在周世演變的情形，由殷商卜辭的祭日活動，以及卜辭所見東母、西母等名相，至周世《吳越春秋·句踐陰

謀外傳》、《楚辭·九歌》出現東皇公、東君、羲和、西王母等神祇；另外，《爾雅》的西王母與日下等地名，以及《山海經》、《楚辭》中所見太陽運行的諸多神話，使東王公與日神信仰，逐漸結合在一起。

在周世的典籍中，西王母有時是國名，有時是人名；在做為國名或地名時，和「西王母」相對為稱的是「日下」，一屬極西，一屬極東之地。在做為人名時，「西王母」和「東王公」相對為稱，是司掌陰陽及日月之神祇。在周世史料中，西王母的事蹟，更較東王公為多；周世的史料中，如《穆天子傳》、《莊子》等書，西王母都被當成是神仙人物。周世東王公的史料雖較西王母少，但彼時東王公、西王母已開始相對為稱，二人代表陰陽始炁，也已被視為兼司日月之神，已是人格化的神仙人物。至於東王公（東皇公）和東君的關係，二者是否為一人？周世的文獻中，雖未明言，但齊地所祀八神，陰陽神和日月分祀，則東王公和東君應是二人。雖然漢末曹操《陌上桑》有「濟天漢，至崑崙，見西王母，謁東君。」<sup>14</sup>之說，顯然以東皇公即東君，但如以周世紀典及漢世的史料看，二人有別。在漢代，東王公的神格，高於東君；東王公和西王母，在漢石刻畫及銅鏡中出現極為頻繁，二人已成為仙界眾仙之領袖，世人成仙者，須上謁西王母與東王公，所以在漢世東王公的神格，應是高於僅做為日神神格的東君。

#### 肆、兩漢典籍所見的東王公

周世的東君為太陽神，而東皇公為陽炁神；太陽為陽炁之精，陽炁為眾陽之始，兩者有密切的關聯性，同屬於「陽」，也和「日」有關；漢世讖緯書《龍魚河圖》說：

「陽積精為日。」（《太平御覽·卷四·天部四·日下》引）

<sup>14</sup> 《宋書·卷二十·樂志三》魏武帝〈陌上桑〉。

《春秋元命苞》說：

「太陽火精為日，太陰水精為月，麟龍門，則日月薄蝕。麟之為言凌也，陽中之陰也。龍之為言萌也，陰中之陽，故言龍舉而雲興。」(黃奭《通緯》，收入《緯書集成》下冊 1862 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6 月出版)

「元氣陽為天，精(積)精為日，散而分布為大辰。天立於一，陽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鳥。」(黃奭《通緯》，收入《緯書集成》下冊 1854 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6 月出版)

做為陽氣神的東王公，自然和太陽火精之日相關聯，但陰陽炁為萬物始源，所以做為陽炁始源的東王公，其神格應在日神東君之上。日神和陽炁神，這樣的區劃，到了漢代逐漸明顯。今分為兩者來敘述。

### 一、漢世日神神話的發展

《史記·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第五上》載漢高祖平定天下後，「東君」列為所祀諸神之一。東君屬日神神格，司掌太陽。太陽的運行，關係著萬物的生長，西漢學者稟承周世說法，認為日出暘谷而運行於天上。西漢·劉安《淮南子·天文篇》詳載太陽每日行程始末；由「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登于扶桑」，然後開始了一天的行程。接著經過曲阿、曾泉、桑野、衡陽、昆吾，此時是日正當中。然後再經過鳥次、悲谷、女紀、淵虞、連石、悲泉、虞淵，此時是黃昏。其後再經過蒙谷、入于虞淵之汜，曙光再出現於蒙谷之浦。太陽由出於暘谷，至曙光再現於蒙谷，這是太陽一天運行的行程。然後又出于暘谷，開始另一天的行程，終而復始，永無止息。又，《淮南子·本經篇》說：

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  
猡独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  
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  
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猡独；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  
於桑林，萬民皆喜。

西漢《淮南子》中所見的太陽神話，如太陽一日的運行過程，十日並出的說法，是匯聚周世的說法而來的。對於太陽神話的說法，同樣出現在東漢·王充《論衡·說日篇》中：

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  
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儒者說  
日及工技之家，皆以日為一，《禹貢》、《山海經》言日  
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  
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  
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  
並一日見也。

王充《論衡·說日篇》係針對古人對日的種種傳說而提出質疑其真實性。王充雖不信日神神話，但由其所載，可以看出漢代日神傳說的一斑。王充文中談到古人關於日的傳說，包括太陽的出入處（日出扶桑，浴於湯谷，暮入於細柳）、運行方式；及天有十日，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玉兔、蟾蜍等。這些和日月相關的神話，皆源於周世而盛行於兩漢。另外漢人的筆記小說及漢代石刻畫像磚、銅鏡等，也都保留了不少漢代日神神話的傳說。

漢·郭憲《洞冥記》卷四云：

(漢武)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東方)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武)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鳥數下地食此草，羲和欲馭，以手揜鳥目，不聽下也。長其食此草。蓋鳥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sup>15</sup>

《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載有郭氏撰《漢武洞冥記》一卷，《宋史·藝文志》載有郭憲《洞冥記》四卷。明·胡應麟《四部正譌》、清《四庫提要》疑其書為六朝人假託；關於此書的真偽，擬於下文來詳論。《別國洞冥記》是否為六朝人所撰，雖仍有爭議，但文中以羲和馭日而行的說法，則在漢世已盛行。周世的日神是東君，漢代的太陽神除《史記·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第五上》所祀的東君外，近世出土了不少關於漢世日神月神的畫像。

附圖一為西安碑林漢代郭稚文墓出土的畫像石，所畫的是天界日神及月神之形，此圖最右邊為一圓日，中有烏鳥，圓日之前為日神坐車上，御者駕三烏鳥而飛行，象徵太陽每日的升落，其前有人與獸形之神為前導；圖中央為蟾蜍及搗藥的兔子，圖左畫著三足鳥，羽人、侍者朝拜盤坐著的月神，最左邊為一圓月，內畫蟾蜍與兔子。附圖二，漢代刻石上，所見者日月神；日神下半身做蜥蜴之形，一手擎日，一手執槌，日中有烏鳥；月神下半身亦做蜥蜴形，一手擎月，一手執旗，月中畫蟾蜍<sup>16</sup>。附圖三所見，是代表十日的十鳥，棲息在扶桑樹上，

<sup>15</sup> 見《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刊本。

<sup>16</sup> 圖引自趙無極、Claude Roy 合著，金恒杰譯《漢拓》八八頁，台北雄獅美術圖書公司一九七六年四月出版。

后羿上射烏鳥<sup>17</sup>。

漢世畫像石中的日神，有可能是東君，但也極可能是駕御日車的羲和。《淮南子·天文篇》說：「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文中的「爰止其女，爰息其馬」《初學記·卷一·日第二》引《淮南子》作「爰止羲和，爰息六螭」，可見駕日車運行的是日御羲和，而「爰止其女」，可以看出羲和是女性神。《山海經·大荒南經》說羲和為帝俊之妻，生十日。《楚辭·九歌》說日神是東君，而《楚辭·離騷》說：「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是在戰國屈原時日神為東君，日御為羲和，且羲和是女性，十日為其所生。因而羲和和東君的關係，顯然東君是日神，而羲和是日御，羲和是東君之下屬，東君神格高於羲和。有關日月神的論述，詳見筆者《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上篇第三章，台灣文津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元月二版。日神的神話，在漢世極為盛行，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蟾蜍與玉兔的說法，屢見於漢世讖緯書中。

《春秋元命苞》：

「陽以一起，故日日行一度；陽成於三，故有三足鳥。鳥者，陽精，其言僂呼，俗人見僂呼似鳥，故以名之。」（清·黃奭《通緯》，收入《緯書集成》下冊 1835 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6 月出版）

「火精陽氣，故外熱內陰，象鳥也。日尊故滿，滿故施，施故仁，仁故明，明故精在外，在外故火。日外景，外景故陽精外吐。」（清·黃奭《通緯》，收入《緯書集成》下冊 1855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 年 6 月出版）

<sup>17</sup> 附圖一之圖，引自趙無極、Claude Roy 合著，金恒杰譯《漢拓》七七頁，台北雄獅美術圖書公司一九七六年四月出版。

「太陰水精為月，日行十三度，常朏任而受明，精在內，故金水內景。」  
(清·黃奭《通緯》，收入《緯書集成》下冊 1836 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6 月出版)

「蟾蜍陰精，流生織女，立地候。」「織女之為言神女也，成衣立紀，故能齊成文繡，應天道。」(清·黃奭《通緯》，收入《緯書集成》下冊 1838 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6 月出版)

月者，陰精，為言闕也。中有蟾蜍與兔者，陰陽兩居相  
拊托，抑詘合陽結治，其內光炬，中氣似文耳。兔善走，  
象陽動也。兔之言僖呼；僖呼，溫暖名也。月水之精，  
故內明而氣冷。陰生不滿者，詘於君也。至望而盈者，  
氣事合也。盈而缺者，詘嚮尊也。其氣卑，卑故修表成  
緯，陰受陽精，故精在內，所以金水內景，內景故陰精  
沈勢不動。月為陰精，體自無光，藉日照之乃明，猶如  
臣自無威，假君之勢乃成其威。月初未正對日，故無光，  
缺。月半而與日相對，故光滿。十六日已後漸缺，亦漸  
不對日也。

(清·黃奭《通緯》，收入《緯書集成》下冊 1855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6 月出版)

以上漢緯，將有關於日中有三足烏和月中有蟾蜍、玉兔的傳說，  
配合五行生剋、陰陽互涵等哲理概念來加以解說。不僅日月相關的神  
話，深入漢世人民心中，甚至日出所在的扶桑，也和漢世盛行的感生  
神話相結合在一起。

《春秋元命苞》：

「姜嫄游閼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而生稷。」

「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嫄，

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羽翼日，衣青光。」

「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清·黃奭《通緯》，收入《緯書集成》下冊 1851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6 月出版）

日神所在的扶桑，在讖緯書中也成為五帝子東方蒼帝子的感生處。漢世好談五行生剋之說，更以此說運用在歷來朝代的更遞上；以為中國自古以來朝代的興衰與更替，依五行生剋說來進行。讖緯書認為歷代的帝王乃是感應五天帝之精氣而生，人帝為天帝之子，五方天帝依次派其子下臨人世為帝；《春秋孔演圖》云：「天子皆五帝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sup>18</sup>所以《春秋元命苞》說：「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sup>19</sup>《尚書璇璣鈴》：「天子之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與日月總，含五帝之精，天愛之子也。」<sup>20</sup>這些都說明了天子，是天之愛子，感五帝精而生。

讖緯書中論述五帝子感生之事蹟、五帝子之相貌特徵、及其所建立朝代興滅之徵兆等等。其中和東方蒼帝相關的感生神話，如姜嫄在扶桑閼宮履大人跡，而感生周朝始祖后稷，則和太陽神話日出東方扶桑之說相結合。

---

<sup>18</sup>見清·殷元正、陸明睿輯《緯書·春秋緯》，收入於《緯書集成》上冊七六八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六月出版。案：殷元正《緯書》作《春秋孔演圖》，而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等則作《春秋演孔圖》；「孔演」和「演孔」二字有別。今以該緯書《春秋演孔圖》中有「孔子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一語看來，當以作「演孔」者為是。

<sup>19</sup>見清·黃奭《通緯》，收入《緯書集成》下冊 1852 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6 月出版。

<sup>20</sup>清·黃奭《通緯》，收入《緯書集成》下冊 1712 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6 月出版。



綜結來說，漢世和太陽相關的神話，有日神東君、日御羲和，日出所在的扶桑，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蟾蜍、玉兔，以及上射十日的后羿等等。

## 二、漢世史料中所見的東王公與西王母

在漢代和太陽相關的人格神，除日神東君、日御羲和外，即是陽炁始源之神之東王公。東王公的神格遠高於日神東君，且不僅是陽氣祖源，甚至是位居天界玉皇之尊。在漢代，東王公、西王母的神格已極為確定，東王公或稱東王父；東王公、西王母二人是天界大神，常相伴隨出現在史料、銅鏡銘文、磚畫中。西漢·淮南王劉安《淮南子·墜形篇》說：

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為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曠。建木在都廣，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

上述說崑崙山一倍為涼風山，再往上一倍為懸圃，再往上一倍為上天，是太帝所住處，東漢高誘注：「太帝，天帝也。扶木，扶桑也，在暘谷之南。曠，猶照也。」天帝所居在崑崙山上方，六朝道經即說是玉京山；人間的聖山為崑崙山，而仙界的聖山為玉京山<sup>21</sup>。道經的說法，當是受《淮南子》影響而來。至於《淮南子》文中和扶木相連

<sup>21</sup> 《造天地記》：「崑崙山高四千八百里，上有玉京山、大羅山，各高四千八百里；三山合則高一萬四千四百里。」（北周·甄鸞《笑道論·造立天地一》引，甄文收於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九）有關崑崙山和玉京山的論述，詳見筆者《讖緯與道教》第七章，二〇〇〇年六月，台北文津出版。

敘述的太帝爲何人呢？據東方朔《十洲記》說：「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處。」是則太帝即是東王公，六朝道典也一直把東王公稱之爲太帝。《黃庭內景玉經·沐浴章第三十六》說：「十讀四拜朝太上，先謁太帝後北向。」該書傳自扶桑太帝君，所以讀該經須拜太帝；東晉·葛洪《元始上真眾仙記》說：「《扶桑大帝東王公，號曰元陽父。」<sup>22</sup>，而上清派《洞真太上八素真經服食日月皇華訣》等道書稱東王公爲「扶桑太帝君」<sup>23</sup>，或簡稱太帝。以六朝道典太帝爲東王公看來，《淮南子》所說的太帝，極可能是東王公。

太帝爲東王公的說法，也可以在西漢史料中，找到旁證。西漢·焦贛《焦氏易林》中曾出現王公的詞句。王父、王母，有時指祖父、母。《爾雅·釋親》：「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有時指東王公、西王母。《焦氏易林》中所見和東王公相關，稱之爲王公的，有一條。焦贛《焦氏易林·卷一·坤之第二》云：

「〈師〉：皇陛九重，絕不可登，謂天蓋高，未見王公。」

焦贛《焦氏易林·卷一·訟之第六》：

「〈泰〉：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與天相保，行者危殆，利居善喜。」

上引文中的「謂天蓋高，未見王公」，顯然是以王公在天上，則此王公應屬神仙性格的「東王公」而言。焦贛《焦氏易林》收入《四庫全書子部術類四·占卜之屬》，《續道藏》亦有收入，但卷數有別，道藏本錯字較多。焦贛，字延壽，西漢昭帝時人，爲京房之師。可見以東王公、西王母爲天界仙人之代表者，在西漢代已形成。證之漢代石

<sup>22</sup>見《正統道藏·洞真部·譜籙類·騰字號》，《中華道藏》第二冊六三〇頁。

<sup>23</sup>見《正統道藏·正乙部》，《中華道藏》第一冊一八一頁下至一八二頁上。

刻畫像，附圖四所載河南鄭州出土的東王公乘龍石刻畫像，有一仙人手持玉圭，乘坐在龍上，左上角有三足鳥，龍尾下有玉兔搗藥，其下有一人戴勝而坐；以圖中的玉兔及三足鳥做為侍從角色看來，此圖乘龍者應為東王公，戴勝而坐者當為西王母；附圖四取自周到、呂品、湯文興合撰《河南漢代畫像磚》五一頁，該書作者將此石刻像的年代定位於西漢晚期東漢初<sup>24</sup>。這些史料文獻，似乎說明了東王公、西王母成為仙界領袖，在西漢世已存在。

又，漢代古辭中有成仙，上天「過謁王父母」之說，王父母即東王公、西王母之簡稱。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卷三十七·相和歌辭十二·瑟調曲》載漢代古辭〈隴西行〉，其後為〈步出夏門行〉。〈隴西行〉云：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  
 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為樂甚獨殊。  
 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  
 請客北堂上，坐客氍毹毹。清白各異樽，酒上玉華疏。  
 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卻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  
 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麤飯，慎莫使稽留。  
 廢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  
 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一（亦）勝一丈夫。<sup>25</sup>

同上漢古辭〈步出夏門行〉云：

<sup>24</sup> 見周到、呂品、湯文興合撰《河南漢代畫像磚》目錄第四頁，一九八六年台北丹青圖書公司出版。

<sup>25</sup> 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五四二頁，台北里仁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出版。

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  
過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  
攬轡為我御，將吾天上遊。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趺。<sup>26</sup>

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卷三十七·相和歌辭十二·瑟調曲》所收的漢代古辭先〈隴西行〉後〈步出夏門行〉，但以文字內容看，兩者應是同一首辭被誤析為二，其次序應是〈步出夏門行〉在〈隴西行〉之前，兩者可以相合為一，其原文應是：

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  
過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  
攬轡為我御，將吾天上遊。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趺（青龍對道隅）。鳳凰鳴啾啾，  
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為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  
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堂上，  
坐客氎氎。清白各異樽，酒上玉華疏。酌酒持與客，  
客言主人持。卻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  
左顧敕中廚。促令辦麤飯，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  
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  
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在上引漢代古辭中，「卒得神仙道」說明忽然得到成仙之方，學道而成仙；「過謁王父母」，則是仙人須朝拜東王公、西王母，二人為天界之主，自然可見。漢代畫像磚中常是東王公、西王母並坐，如附圖

<sup>26</sup>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五四五頁，台北里仁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出版。

五為山東沂南北寨出土的東王公與西王母圖<sup>27</sup>。漢代石刻畫像中，甚且有玉皇與西王母並坐圖，玉皇應即是東王公，見附圖六。唐·杜光庭《仙傳拾遺》即說東王公亦號玉皇君，顯然是承襲漢世之說而來。又，《宋書·卷二十·樂志三》古詞〈上謁〉：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嶮大難，遙望五嶽端，黃金為闕班璘，但見芝草，葉落紛紛。……所欲言從聖道，求一得命延。教教凡吏受言，采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擣藥蝦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杵，服此藥可得即仙。服爾神藥，無不歡喜。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

文中上天求得仙藥的地方為「采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擣藥蝦蟆丸」；若木是日所棲處，此處應代表和日相關的東王公，《淮南子·墜形篇》說：「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而白兔擣藥，在漢世石刻畫像及銅鏡中，常見伴隨東王公、西王母一起出現，代表長生不老藥。

除上引史料外，關於東王公、西王母的事蹟，漢人小說中曾有記載。漢·東方朔《神異經·東荒經》：

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載一黑熊，左右顧望。恆與一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咩噓。矯出而脫悞不接者，天為之笑。<sup>28</sup>

<sup>27</sup>山東沂南北寨出土的畫像石，東王公西王母畫像，刻於墓前石柱上，見吳曾德《漢代畫像石》頁一二一，一九八六年三月，台北丹青圖書公司出版。

<sup>28</sup> 見《百子全書》第五冊四〇四二頁，長沙岳麓書社一九九三年九月一版。

文中所說東王公形貌，人形鳥面虎尾，和《山海經·西次三經》：「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之說相近，仍保有周世至漢，神祇常出現人獸混形的形貌。

漢·東方朔《神異經·中荒經》說：

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圓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會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碌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九府玉童玉女，與天地同休息，男女無為匹配，而仙道自成。張茂先曰：言不為夫妻也，男女名曰玉人。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尺，畫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為牆，五色玄黃，門有金榜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中央有宮，以金為牆，門有金榜以銀鏤，題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為牆，赤銅為門，闕有銀榜，曰「天皇中女之宮」。北方有宮，以黑石為牆，題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有宮，黃石為牆，黃榜碧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西方有宮，黃銅為牆，題曰「地皇之宮」。<sup>29</sup>

<sup>29</sup> 同上註第五冊四〇四八頁。

東方朔《神異經》見載於《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雜傳類》云：「《十洲記》一卷，東方朔撰。《神異經》一卷，東方朔撰，張華注。」此書至宋·陳振孫《書錄解題》疑為好事者所撰而偽託於東方朔；清《四庫提要》疑其為「六朝文士影撰而成」。但以近世出土漢世石刻畫像來看，《神異經》應是漢世之書。《神異經》所載東王公、西王母和大鳥「希有」的故事，曾出現在漢石刻畫中，附圖七為南陽出土石刻畫<sup>30</sup>，自上至下為：仙吏、大鳥、東王公及西王母、有羽翼的玉兔在搗仙藥。上述的石刻畫和東方朔《神異經·中荒經》有關，東王公西王母所坐的豆形高石上，當是象徵崑崙之山，而大鳥，則名為「希有」，左翼履東王公，右翼履西王母，以石像畫印證故事內容看來，東方朔《神異經》，有可能是漢人所撰，而不是六朝人偽託。至於是否為東方朔撰，則難以確知，或許漢人所撰而偽託於東方朔。《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云：「朔之文辭，此二篇為善……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由東漢初班固之文「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可見在班固時代，託名為東方朔所撰成的書已不少。筆者以為《隋志》所載《神異經》及《十洲記》，亦應是漢世所撰，而託名東方朔者，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序》載有東方朔〈十洲記序〉<sup>31</sup>；而今本《十洲記》一書，描述崑崙山所用的文字，如「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等等，所言崑崙山之形狀，及金臺、玉樓、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等宮室名稱，屢被晉·葛洪《元始上真眾仙記》及多數六朝道經所沿襲，由此看來，此書應是漢代的作品，可能撰成於漢末，因而對六朝道經

<sup>30</sup> 見吳曾德《漢代畫像石》頁一二，一九八六年三月，台北丹青圖書公司出版。

<sup>31</sup> 見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第八〇頁，一九九四年八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影響獨深；六朝道經對崑崙方面的述說，大都沿用《十洲記》而來。又，漢代讖緯書《龍魚河圖》等已出現十洲中之流洲、玄洲等洲名；可見十洲之稱在西漢世應已存在；此亦可為《十洲記》撰成於漢世的另一間接佐證<sup>32</sup>。另外，東晉葛洪《元始上真眾仙記》引《真書》，所載扶桑大帝住處，在碧海中，其說全承襲東方朔《十洲記》之說，可見《十洲記》應是漢世之道書。據此《神異經》及《十洲記》二書，以漢世出土文物看，應屬於漢世神話系統，當撰成於漢，而託名東方朔。今再將漢代小說中有關東王公、西王母的事蹟，列述於下。

東方朔《十洲記》：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為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玄。其樹雖大，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如中夏之瓦石狀。真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形，亦有能力分形為百身十丈者也。<sup>33</sup>

文中將東王公稱為太真東王父，所居處為扶桑之太帝宮；六朝道書稱東王公為太帝君，當是由此而來。東晉葛洪《元始上真眾仙記》引到了《真書》所載扶桑大帝住處云：「扶桑大帝住在碧海之中，宅地

<sup>32</sup> 詳述論述，見筆者《讖緯與道教》第七章，二〇〇〇年六月台灣文津出版社出版。

<sup>33</sup> 見《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刊本。



四面，並方三萬里，上有太真宮，碧玉城萬里，多生林木，葉似桑，又有樅樹長數千丈，二十圍，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名為扶桑，宮第象玉京也。」<sup>34</sup>其說皆出於《十洲記》。又，《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四·漢張衡集·思玄賦》敘述扶桑其處云：

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喻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糧。發夕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sup>35</sup>

在東漢張衡〈思玄賦〉中，蓬萊、崑崙，是仙人所在處，蓬萊同是也是扶桑木日出之所在。蓬萊和崑崙對舉，也象徵東王公和西王母二人間的密切關係。

漢·郭憲《洞冥記》卷一：

（東方）朔以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sup>36</sup>

漢·郭憲《洞冥記》卷二：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疋，高九尺，帝問朔：「是

<sup>34</sup> 《元始上真眾仙記》，收錄於《正統道藏·洞真部·譜錄類》；引文見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二冊六三一頁下。

<sup>35</sup>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第三三〇頁，一九九四年八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sup>36</sup> 見《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刊本。

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弃馬于清天津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馬繞日三匝，然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為名步景，朔當乘之時，如驚蹇之驢耳。」<sup>37</sup>

郭憲，字子橫，東漢光武帝時人，《洞冥記》的內容，以東方朔和漢武帝相問答，載述海外別國及神仙事蹟，文中東王公和西王母是夫妻的關係。《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雜傳類》云：「《漢武洞冥記》一卷，郭氏撰。」但明·胡應麟《四部正譌》、清《四庫提要》都疑其為六朝人依託。郭憲好方術，《後漢書·卷八十二上·方術列傳·郭憲傳》載郭憲「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溲，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郭憲的溲水滅齊地火，其行徑與道士同，是則《洞冥記》中神仙方術之說，為郭憲撰的可能性極高。

東漢·桓麟《西王母傳》：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為，將欲啟迪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尊之氣，化而生木公。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芬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生金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神玄奧於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

<sup>37</sup> 同上註。

結氣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  
 矣。柔順之本，為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天  
 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咸所隸焉。  
 （《五朝小說大觀》卷一，台灣廣文書局一九七九年五月初版）

桓麟，東漢桓帝時人，《西王母傳》收入於《五朝小說大觀》卷一<sup>38</sup>，文中除敘述東王公、西王母二人之出身，為陰陽二氣之祖，萬物生化之源，其說本於《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桓麟文中並說元始天王授西王母《方天元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靈，也提及王褒、張陵、茅君等人，茅君向王母求長生術，王母說：「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璫》，二景纏煉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溉月咀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王褒、張陵、茅君等人，是上清派重要的傳經人物；《龜山元籙》、《玉珮金璫》都是上清重要道典，是魏華存所授楊羲的三十一卷上清經之經典，見載於金明七真撰《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五·上清大洞真經目》，詳細論述，請見筆者《六朝道教上清派研究》貳，台灣文津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出版。魏華存（251-334）為三國末至東晉成帝時人，魏華存得自王褒等人<sup>39</sup>；則《西王母傳》的作者，應在漢末，也許正如所題，是桓帝時的桓麟所撰，上清經似是醞釀於此時。

以上是文獻中的東王公、西王母，二人儼然是天界仙人的領袖。漢世石刻畫像及漢代銅鏡中，常可看到東王公和西王母相並出現的圖像或文字。山東嘉祥縣東漢武梁祠石刻，祠堂東西兩面山形牆上，刻有西王母與東王公之圖。在漢代除史料石刻外，銅鏡中也常出現東王

<sup>38</sup> 《五朝小說大觀》共六冊，台灣廣文書局一九七九年五月出版。

<sup>39</sup> 詳細討論，請見筆者《六朝道教上清派研究》。

公與西王母的名諱畫像。

清·馮雲鵬等編《金石索》頁七七三〈盍氏鏡〉：

「盍氏作竟兮真大巧，上有東王父、西王母、仙人子高、赤容子，  
絳□居右，長保二親兮利孫子吉。」

清·馮雲鵬等編《金石索》頁七七三〈蒙氏鏡〉：

「蒙氏乍竟真大巧，東王公、西王母，青龍在左，白虎居右，山  
人子高、赤容。」

羅振玉《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sup>40</sup>所見東王公、西王母銅鏡銘有數處，  
略錄於下：

〈尙方鏡〉：

「尚方作鏡，明如日月不已，壽如東王公、西王母，長宜子孫，  
位至三公，君宜高官。」

〈尙方鏡〉：

「尚方作竟自有紀，良時日家大富，九子九孫各有喜，位至三公  
中常侍，上有西王母、東王公、山人子喬、赤由子□。」

〈蔡氏鏡〉：

「蔡氏作竟自有意，良時日家大富，七子九孫各有喜，官至三公  
中常侍，上有東王公、西王母，與天相保兮。」

〈袁氏鏡〉：

「袁氏作竟兮真□□，上有東王父、西王母，山人子喬侍左右，  
辟邪喜怒毋央咎，長保二親生久。」

---

<sup>40</sup> 台北文華出版公司《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頁一六三七至一六四七。

〈元興鏡〉：

「元興元年五月丙午日□大利，廣漢造作尚方明鏡，函諫三商，罔□無亟，世得光明樂未央，富且昌，宜侯王，<sup>陸</sup>命長生如石，位至三公，壽加東王公、西王母、仙人，子位至公侯。」

〈中平鏡〉：

「中平六年正月丙午日，吾作明鏡，函諫三羊自有已，除去不羊，東王公西王母仙人玉女大神道，辰吏買竟，位至三公；古人買竟，百倍回家，大吉天明。」

又，容庚《金文續編·金文續編採用漢器銘文》<sup>41</sup>，亦載錄了不少銅鏡銘文，其中〈蔡氏鏡〉、〈袁氏鏡〉二者銘文與羅振玉所見者同，不贅。其餘和東王公、西王母相關者如下：

〈張氏鏡〉：

「張氏作竟四夷服，多賀君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孰，宦至功□蒙祿食，子孫力傳告後氏，樂無亟兮，東王公、西王母。」

〈袁氏鏡〉：

「袁氏作竟真大巧，東王公、西王母，青龍在左，白虎居右，山人子喬、赤容子，千秋萬倍。」

〈龍氏鏡〉：

「龍氏作竟自□□，東王公、西王母，青龍在左，白虎居右，刻治今□，悉皆在大吉。」

<sup>41</sup> 容庚《金文正續編合訂本》一六四一頁至一六四三頁，台北聯貫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元月初版。

又，日本·梅原末詔《歐美儲藏之中國古鏡》也收錄了不少和東王公、西王母相關的銅鏡銘文，略舉於下：

〈尚方作人物畫像鏡〉：

「尚方作竟自有紀，辟去不羊宜古市，上有東王父、西王母，令加陽選孫子兮。」

〈三角緣四神四獸鏡〉：

「親出竟，右文草，明如日月昭天梁，長保子宜孫，富加天□至三公，□侯王，左龍右虎辟非羊，赤烏玄武□彭元，□老受王父母，□者長生，買者受金石，竟□。」

日本·梅原末詔《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頁二三<sup>42</sup>，延熹獸首鏡銘文：「王父母」。

以上是漢代銅鏡中所見東王公和西王母。東王公、西王母之旁，常伴隨著青龍、白虎等四聖獸及王子喬、赤松子（赤容子）等仙人。其中〈盍氏鏡〉所見的人物較多，鏡上東西兩邊有東王公、西王母圖，兩人旁皆有仙吏侍候；上為青龍，下為兩仙吏相對搗藥圖；見附圖八。

上述漢鏡中，東王公、西王母，也稱東王父、西王母，或簡稱王父母，其旁有青龍、白虎、仙人王子喬、赤松子等，是漢世臣民禱祝祈請的對象，可賜人福祿、位至三公、長生無極。東王公、西王母的位階不僅僅是仙人，而是群仙的首領，是仙人的代表人物。以上是漢鏡所見的東王公西王母。

### 三、漢世道經中之東王公修鍊法門

在漢世道經中，已經出現了將天界大神和身體部位相比附，用以

---

<sup>42</sup> 一九四二年京都桑名文星堂出版。

修鍊的修仙治病法門，其中將東王公比附為頂上神。《太上靈寶五符序·卷上·食日月精之道》說：

子欲為道，長生不死，當先存其神，養其根，行其氣，呼其名。頭髮之神七人，字尋長。項上神三人，東王父。腦戶中神南極君，字元先。眉間神，天靈君。兩耳神四人，字嬌女。兩目神六人，字英明。鼻中神，字通盧。口神，字丹珠。舌神，字丹黃。齒神三十六人，字衛士。喉中神，字虎賁。兩眉神，字爵神。兩手神，字魄陰。肺神，字鴻鴻。心神，字响响。肝神，字臨臨。膽神，字獲獲。胃神，字沮沮。脾神，字裨裨。兩腎神，字\* \*。臍中神，字玉靈子。丹田中神，字藏精。大腸神，字沌沌。小腸神，字梁梁。陰神，字窮英。女人神，字丹精。兩\*神，字陰陰。兩膝神，字軀公。兩脛神，字隨孔子。兩足神，字柱天力士。子瞑欲臥，從上三呼之竟，乃止。若體有疾痛處，皆隨痛所，九呼其名，令神治之，正臥瞑目存其神，所疾立愈。月望、朔、分、至之日夕，皆存神內視，招呼體上神名，使令拘魂制魄，真人曰：「子欲登仙，當召身神。」

（《正統道藏·洞玄部·神符類·衣字號》，新文豐刊本第十冊七三一頁下七三二頁上）

文中存思身神以治病，並在特殊時辰：「月望、朔、分、至之日夕」，來存神內視，用以拘魂制魄，修道證仙。其中和東王公相關的，是將東王公稱為「項上神」；但以所列身體部位的次第而言，「項上」疑作「頂上」，頂在腦部之上，所以接著才是腦神。

關於《太上靈寶五符序》的撰作年代，葛洪《抱朴子·辨問篇》

曾載述吳王得《靈寶經》共三篇，使使持書以問仲尼之事；所載事蹟，和《正統道藏·洞玄部·神符類》所收《太上洞玄靈寶五符序》相同；也和漢世織緯書及東漢初《越絕書》所載相同。由這些《靈寶經》傳述神話流傳的時間，出現在西漢末的織緯書以及東漢初的《越絕書》，足證《五符經》一書成書甚早；詳細論辯，請見筆者《六朝道教上清派研究》第六章，台北新文豐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三月出版。

《太上靈寶五符序》的存思身神法門，對東晉上清派的影響甚深，後世道經也常稟承其說。上引《太上靈寶五符序》中的「項上神三人，東王父。」在稍後的《太上老君中經·第二十三神仙》即稱為「頭上神三人，東王父也。」可見「項上」二字，乃是「頂上」之誤，歐陽雯《太上元始天尊說北帝伏魔神呪妙經·卷四·捍厄品》即作「頂上」。歐陽雯《太上元始天尊說北帝伏魔神呪妙經·卷四·捍厄品》第五、六頁：

爾時太上告諸真，子欲修此道長生不死之法，先存其神，養其根，行其氣，呼其名。先存五獸防身，次鳴天鼓，次存天地日月，與我長生。然後存其神，頭髮神七人，字尋長；頂上神三人，字東王父；腦戶神七人，字元光。眉間神，字天君。……子欲臥，從上三呼之，竟，乃止。若體中有病，皆隨疾處，呼其名字，對神治之。正臥瞑目，存其神，所疾立愈。日用朔望八節之日，悉皆存其神，自然尸解三尸，一以志心，存四神，向王呼吸咽液，津氣輪轉，乃得長生。過此不得雜想，撓亂心神，眾惡備履，乃自致損折矣。

（《正統道藏·正乙部·聚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五十七冊六九三頁下至六九四頁上）



歐陽斐《太上元始天尊說北帝伏魔神呪妙經·卷四·捍厄品》所說存思身神法門，當是出自漢代道書《洞玄靈寶五符序·卷上·食日月精之道》。其中和東王公相關者，為存思東王公為頂上神，存神內視，召請神祇以拘魂制魄，使長生不死。

## 伍、結語

關於東王公的由來，學者或以為是日神信仰的延續<sup>43</sup>，或以為是由西王母所分化而成<sup>44</sup>。但大抵說來，東王公的信仰出自古時的太陽神話，及中土陰陽氣為萬物始源的概念。

東王公和扶桑的關係密不可分，扶桑是日所出處；在《尚書·堯典》中已有祭祀日出日沒的記載，這樣的習慣透過殷商卜辭，到周世文獻，一直沿承不絕。商代的卜辭中，除祭拜日月外，另外也出現了祭祀東母和西母的記載，日本學者白川靜以為東母即是日神東王公；其實商代祭儀中已有祭日的活動，可見東母應不是日神，以卜辭所見看來，應是東方女性神，和西方女性神的西母，相對為稱。雖然卜辭中的東母不是日神，但因其在東方，所以其後有可能和日出東方的太陽神話相結合。到了東周春秋末，《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記載句踐祭祀陰陽二神，其中代表陽氣之祖源的則為東皇公，陰氣為西王母。東皇公即是東王公。東王公、西王母做為陰陽氣二神，位處東西二方，而東西二方也是日月所出入之處，日月也代表著陽與陰二者，所以東王公、西王母自然和司掌日月之神有關。但在神格上，東王公西王母自應高於日月神。到了戰國時屈原《楚辭·九歌》所載楚地祭祀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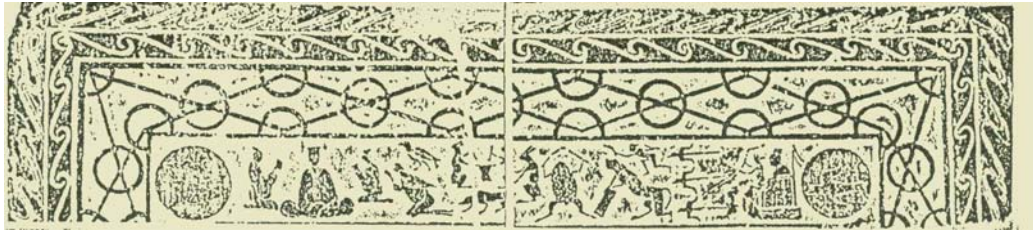
<sup>43</sup> 說見白川靜著、王孝廉譯《中國神話》第五章第六章，台北長安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出版。

<sup>44</sup> 說見日本·小南一郎〈西王母と七夕傳承〉，文刊《東方學報》四六號七一頁至七四頁，京都一九七四年三月出版。又見王國良《六朝志怪小說考論·東王公傳說考述》，台灣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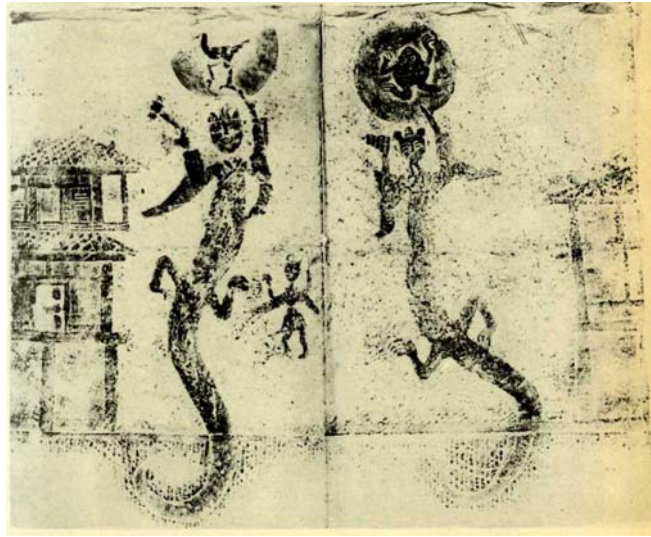
神爲東君，東君爲日神，而《楚辭·離騷》說：「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日御爲羲和，羲和是十日之母，每日駕三足烏的日車，由扶桑上升，開始一天的行程，周而復始，永無止息。

周世關於日神神話的重要人物，東王公、西王母、東君、羲和等神祇，到了漢代，各自的地位逐漸清晰；東王公、西王母在西漢世已演變成天界男女仙人的領袖，仙人須謁東王公拜西王母；而東君和羲和，則僅是日神和日御，其神格遠低於東王公、西王母。

在漢代畫像石及漢代銅鏡中，東王公、西王母常相並爲稱，一起出現，代表天界男女二仙之領袖，二人的身旁也常伴隨著金烏玉兔及青龍白虎，以及赤松子、王子喬等仙人，象徵二人的身分地位尊貴。東王公、西王母由原先的司掌陰陽日月，而登升爲天界之主；漢代的石刻畫像中，甚且將東王公稱爲玉皇。到了東漢末老子的地位逐漸升起，漸成爲天界之主；其後至晉世，道教上清靈寶二派，則又有元始天尊主天界之說，但北朝寇謙之等仍沿承漢末以老子爲天界主。雖如此東王公在六朝道經中的地位仍極尊高，爲先天地而生的先天大神。



附圖：一西安碑林漢代郭稚文墓出土畫像石中的日神與月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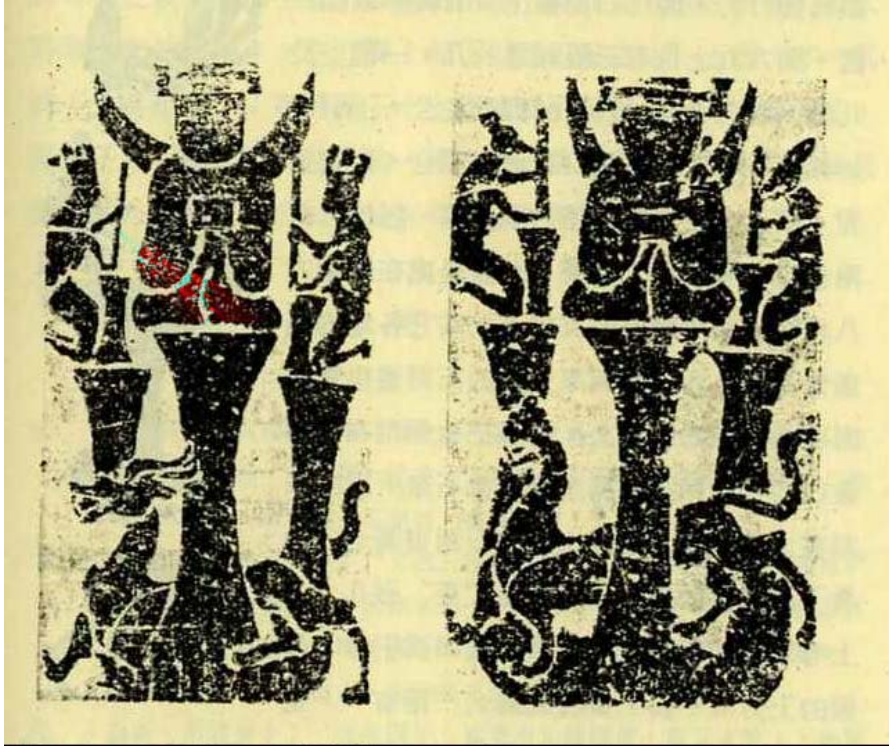
附圖二：漢代畫像磚日神擎日（左圖）、月神擎月（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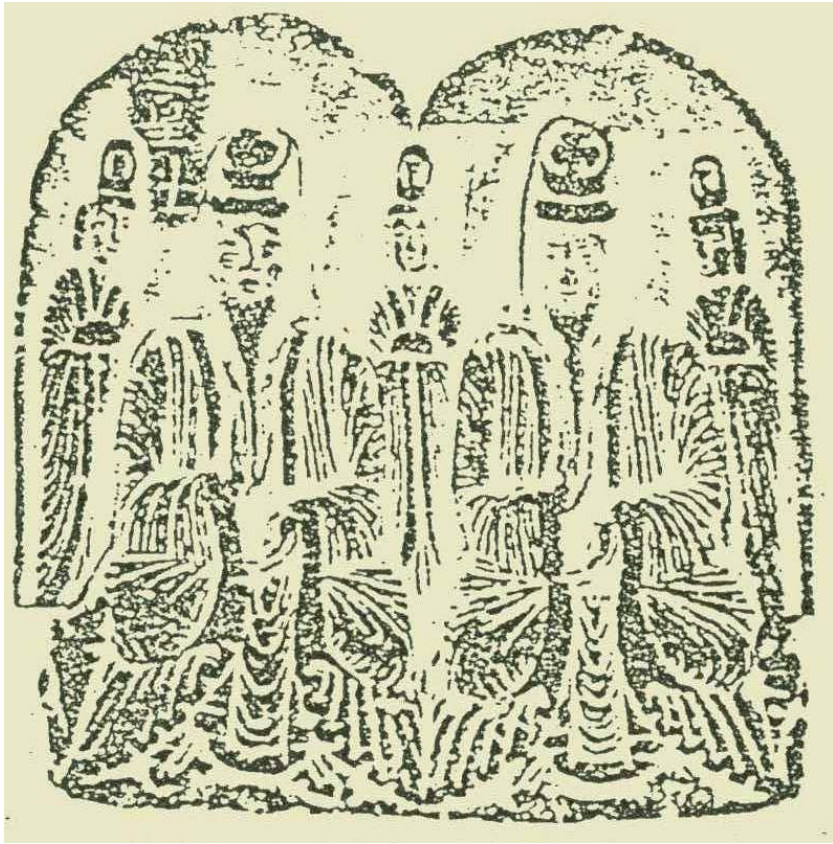
附圖三：后羿射扶桑樹上的十烏鳥（十日）



附圖四：河南鄭州出土西漢晚期畫像磚東王公乘龍、烏兔及西王母圖



附圖五：山東沂南北寨出土的東王公與西王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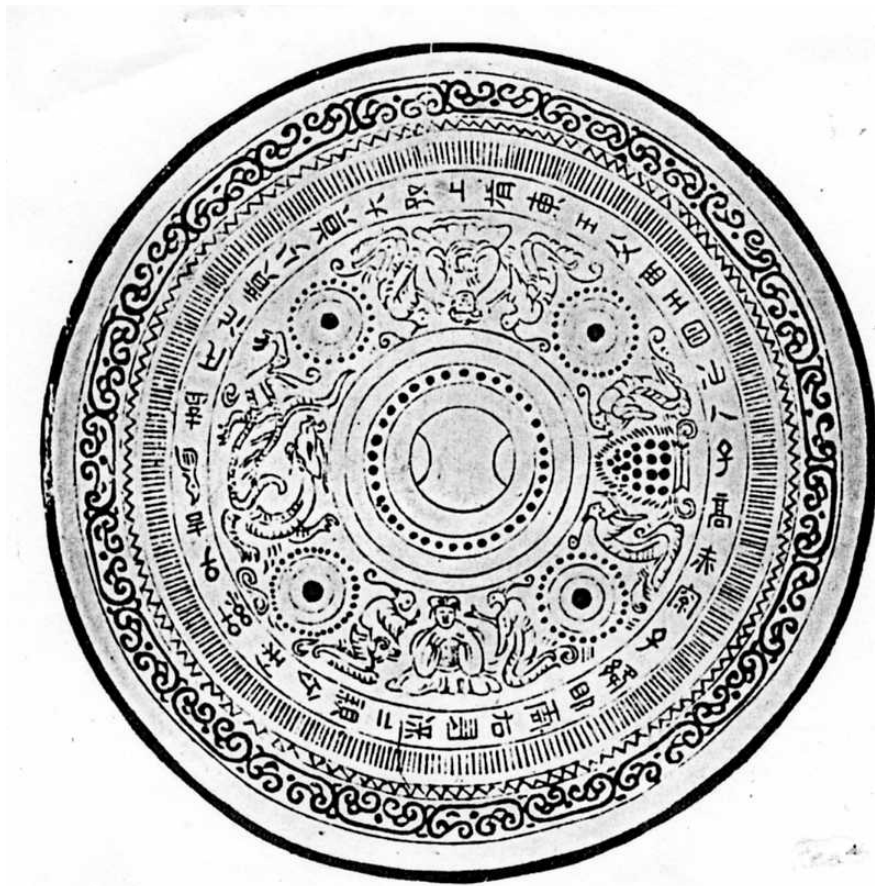


附圖六：漢代畫像磚玉皇與西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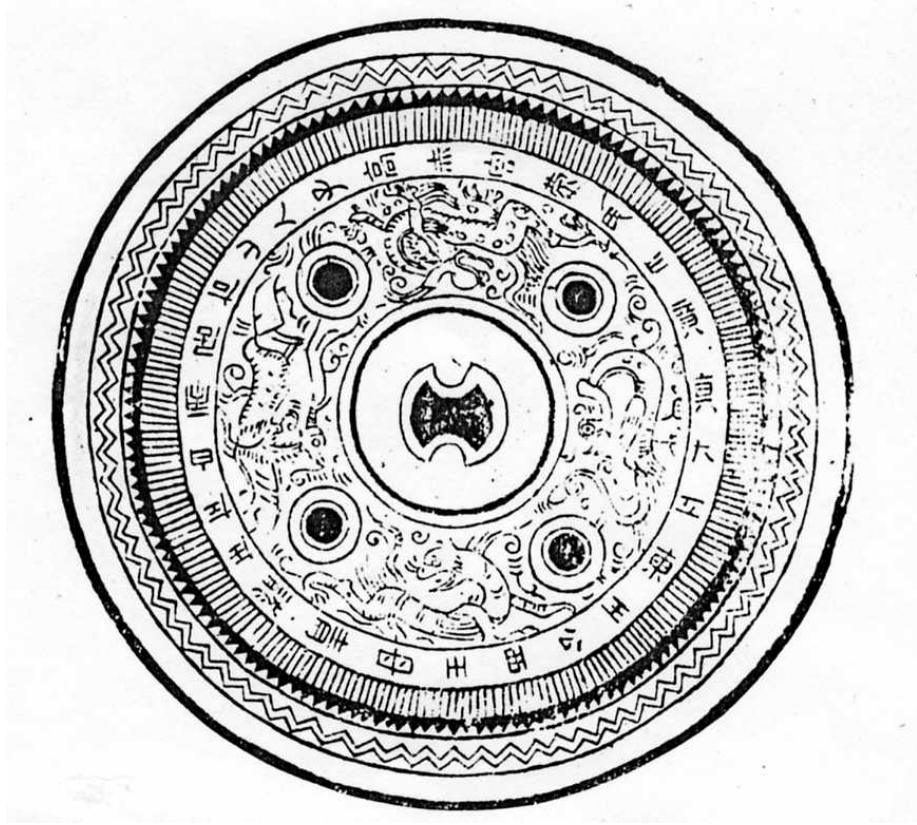


附圖七：南陽出土東王公西王母石刻畫





附圖八：《金石索》所載蓋氏鏡，上刻東王公、西王母、青龍及仙吏圖。



附圖九：《金石索》所載蒙氏鏡，上書東王公、西王母、子高、赤容（赤松）等仙人名字。

## 參考書目

- 西漢·焦贛《焦氏易林》，《四庫全書》刊本。
- 東方朔《十洲記》，《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刊本。
- 宋·李昉《太平廣記》（共六冊），台南平平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元月出版。
- 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台北里仁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出版。
- 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八月。
- 《百子全書》，長沙岳麓書社，一九九三年九月一版。
- 《緯書集成》上冊七六八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六月出版。
- 《五朝小說大觀》共六冊，台灣廣文書局一九七九年五月出版。
- 羅振玉《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台北文華出版公司，《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一六三七頁。
- 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龍門聯合書局，一九六一年出版。
- 容庚《金文正續編合訂本》，台北聯貫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元月初版。
- 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上下冊，台北大通書局一九七二年十月出版。
- 聞一多《神話與詩》，台灣戒嚴時期出版，未有出版年月及出版社。
- 趙無極、Claude Roy 合著，金恒杰譯《漢拓》，台北雄獅美術圖書公司，一九七六年四月出版。
- 茅盾《神話研究》，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
-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灣里仁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出版。
- 袁珂《中國神話大詞典》，四川辭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月出版。
- 吳曾德著《漢代畫像石》，一九八六年三月，台北丹青圖書公司出版。
- 周到、呂品、湯文興著《河南漢代畫像磚》，一九八六年台北丹青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 王國良《六朝志怪小說考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出版。
- 蕭兵《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一月出版。

日本・梅原末治編《漢三國六朝紀年圖說》，一九四二年，京都桑名文  
星堂出版。

日本・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台北大通書局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出版。

日本・白川靜著、王孝廉譯《中國神話》，台北長安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五月出版。

方詩銘〈西王母傳說考〉，《東方雜誌》第四十二卷第十四號，一九四  
六年七月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本・小南一郎〈西王母と七夕傳承〉，文刊《東方學報》四六號七一  
頁至七四頁，京都一九七四年三月出版。

## Studies on mythologies of the spirit of sun and faith of Dung-Wang- Kung in the historical data of the time before Chin and Han Dynasty

Den- fu Hsiao\*

### Abstract

Dung-Wang-Kung(東王公), the God King of East, was called “King East Father of Tai-Jen (太真東王父)” by Dong-Fang Shuo (東方朔) wrote in the book “Ten Continents Record 《十洲記》”. It lives at the Tai-Dee Palace (太帝宮) in Fur-Sang (扶桑). Fur-Sang is the sunrise place. Faith of Dung-Wang-Kung was relevant to the early sun mythologies of ancestor. The sun named Tai-Yang(太陽) and the moon named Tai-Yin(太陰) were made of Yin Chi and Yang Chi (陰陽氣). King Father of East, Dung-Wang-Kung, and Queen Mother of West, Shi-Wang-Moo(西王母), both became the spirits govern Yin Chi and Yang Chi. For Yin Chi and Yang Chi produced heaven and earth and that all the livings originated from heaven and earth, so the spirits of Yin and Yang Chi had higher position than the spirits of sun and moon. Until West Han Dynasty (西漢), Dung-Wang-Kung and Shi-Wang-Moo became the leadership of all the men and women spirits individually. If a common people wants to be a spirit , he must visits Dung-Wang-Kung and Shi-Wang-Moo first. In the drawing stones and bronze mirrors of Han Dynasty, these two leaders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National Taichung  
Institute of Techonlogy

often appeared with rabbit(symbol of moon), three feet crow(symbol of sun) and two spirits, Chyh-Sung(赤松) and Wang-Qiao(王喬).

Key word: Dung-Wang-Kung, Fur-Sang, three feet crow